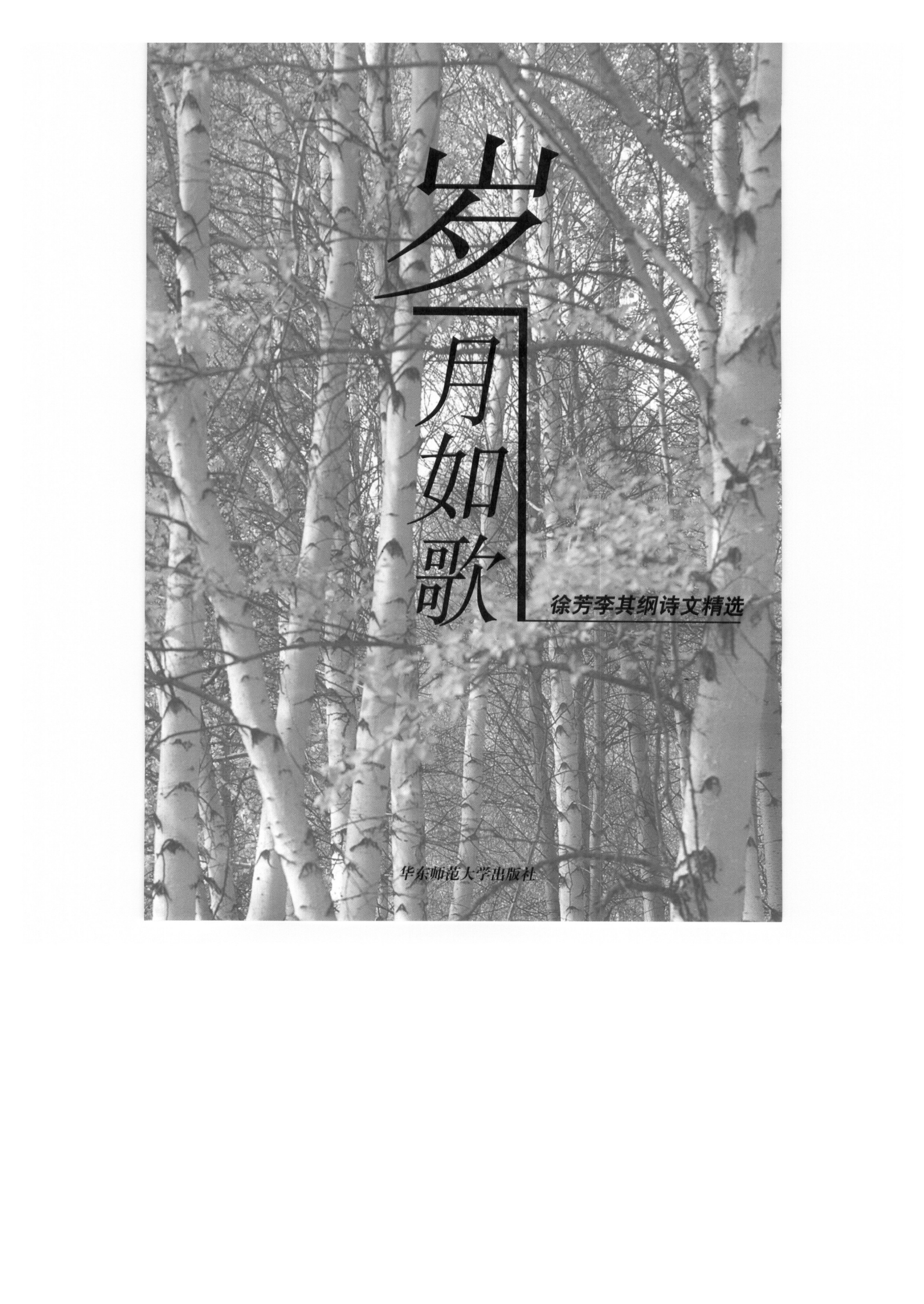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岁月如歌

徐芳李其纲诗文精选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序

王铁仙

徐芳和李其纲，我比较早认识徐芳。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她毕业的翌年即1985年初，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的题为《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艺术思考》的很长的论文。《文学评论》在中文系师生眼中是首屈一指的大刊物，几乎无不以在上面发表文章为荣。我浏览一过，文章写得洋洋洒洒，不落窠臼，毫无匠气，理论阐发灵动而富于诗性，很为惊讶。(1995年，她又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先锋文学的长文。她以诗人形而上的精神追求，并从丰富的感性出发，触及到先锋文学的真谛。)然后知道徐芳是刚留下的写作组的教师，但又不知道为何常在系教务办公室帮忙，只见她埋头抄抄写写，不声不响，很认真的，与其他女孩没有什么两样。不久，忘了不知在什么书报上看到施蛰存先生的一篇写得很风趣的文字，对徐芳的诗甚为赞赏。施先生在我系是最受尊敬的前辈，是我国享有盛名的现代诗人、作家和学者。于是徐芳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。这主要当然是因为她的才气，同时也因为她能平静自处，施先生的揶揄似乎并不使她受宠若惊，更没有使她想到要借此炒作自己。我先是这样在纸面上“认识”了徐芳。

后来，和她渐渐直接的有了些接触，觉得真是文如其人。她拥有一颗平

常心，但又是纯净透明的诗心，简单，却通向渺远。除了平凡的工作、上课和潜心写作，对重重叠叠的世事、曲曲弯弯的人心，她好像懵然不知。大概她看不见人际间的种种机密，她的目光越过了世间的沟壑，正如她的诗所写的那样：“她所见的一切由光组成。”在读她的诗文时，我老是想到王国维的话：“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。”王国维这断语，作为全称判断未必成立，证之于我眼前的徐芳，好像一点不错。你看，她年届三十而会“听见童年的声音”，会在普通的黎明时刻愉悦地感受平静、期待辉煌，会觉得耀眼、飘渺的雪如“爱人的心之呼唤”。这一切都是美的，这种美都来自纯净透明的童心对世界的注视而产生的特异的感觉。她的《初春》、《树影如伞》、《冬与夏》、《再见风雨中的野百合》等等，都是这样。雨点雨丝中的初春是寂静而摇动的；暮色四合似是动态似有声音；遥远的童年回忆充满暖意如夏天；回忆中定格的“孱弱枝茎上”、“风雨中一朵野百合”、“红红的野百合”，是少女心里永不消失的画。这些诗，就像她前不久一篇文章里对二十一世纪诗的期待：“依然有着直逼人心的力量。”我以为诗的直逼人心的力量，就来自成年人的“童心”、“真心”和具有艺术天赋的人的审美之心。“童心”、“真心”，也就是远离机心的“最初一念之本心”，如四百年前李贽说过的那样；而审美之心一旦与“童心”、“真心”相通连，就会越过虚假和低俗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动人的美。能保持住“童心”而处处看到美的徐芳，我以为是幸福的。

徐芳的散文，也有她的诗的韵味，写得晶莹。而且在内容上，常常追忆自己年轻甚至年幼的时候。她一写到那个时候，总会召回她“青春时代”特有的欣喜、感伤和希望。在她心目中，年轻的知识者都是诗化的，“在大学时代，无疑都是诗人”。实际上这只是她“主观”色彩极浓的认识和印象，但读者都会珍惜她的这种“误读”。她最近的一篇写得很美的散文《眼泪中的永恒》，甚至深深忆念她上小学时的哭泣，而现在，她说，哭得太少了，那是因为成年人的焦虑和紧张阻塞了泪腺。“我怀念那些能够轻松哭泣的日子”。徐芳想探索“哭泣”后面的人生“玄理”，引录了几位中、西哲人的名言。我想按我的简单的看法来说，自然的哭泣就是真情的不加阻遏的释放和流露。而人的真情正是最美的，值得追念；纯真的人到了中年以至老去了，都会护持。所以它永恒。

李其纲主要是写小说的，这里收入了他的一些抒情散文、随感(杂文)和蕴含哲理的篇幅颇长的“文化散文”。他的作品，比徐芳的厚重；作为小说家，又比徐芳有

更多的具体的人物、事件的描绘；风格上，相比之下，则趋于质实。现在夫妇俩的作品放在一起，我觉得正可互补，显得摇曳多姿。只是有时觉得李其纲有的随感，写得稍见散漫了些。不过这无伤大雅，并且也可能是我自己太过拘谨，趣味上太趋向起承转合的成规了。说到拘谨，李其纲虽然质朴，却并不拘谨。他的《海思》、《交际中的想象》等篇，与徐芳的一样诗意盎然。而且他还表现出相当开放的“现代”眼光，相当广泛的“现代”兴味。他时时关注着、思考着现在的大都市的种种新变、新潮。他写股市楼市、高楼华屋、城市速度、大众艺术、收藏风尚和人际间有形无形的封闭和敞开等等，在中年人的理性中透出一派现代青年般的心态。城市建筑等物质文明造成的朦胧，舞台、剧院的音响“制造”出来的城市的宁静，城市事物瞬间发生剧变带来的震荡感，都是从他的宏阔的描述和哲理性的思索里传达出来的。我想，这样的现代青年般的心态，会给他的创作以不竭的生命力，将会呈现出更令人炫目的文学景观。他其实比徐芳要“新潮”。

在青春时代，李其纲也许曾经是徐芳的领路人。他比徐芳高两级，是徐芳的学长，一次徐芳得了奖的校内“春之心”赛诗会的评委。那时校、系、年级的诗会很多。我想可能就在那一个接一个热闹的诗会之后，他们相爱，因为李其纲后来说过“那位姑娘和我一样，热爱写诗”。不过我们在这集子里没有看到李其纲的诗作，那一定是岁月推移中，在诗这一面，徐芳后来居上了，而李其纲操起另外的样式，以文为主。从此诗心文心，心心相印，相伴相知，青春永驻。我前面说过，不失童心的徐芳是有福的。现在我要说，相伴着一起永永追随以真心真情为灵魂的文学的夫妇，都是幸福的，永远是幸福的。这样的文学夫妇，令人欣羡。

岁月如歌 第一辑